

白行简

白行简（776—826），字知退，华州下邽（今陕西渭南一带）人，大诗人白居易之弟。元和二年（807）进士，授校书郎，历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、左拾遗、司门员外郎、主客郎中等职。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均有传。著《白郎中集》二十卷，已佚。

李娃传

汧国夫人李娃^①，长安之倡女也。节行瑰奇，有足称者。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^②。

天宝中^③，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^④，略其名氏，不书，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^⑤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^⑥，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伏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赋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。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^⑦。

自毗陵发^⑧，月余抵长安，居于布政里^⑨。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^⑩，将访友于西南。至鸣珂曲^⑪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^⑫，阖一扉^⑬。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。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驂久之^⑭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诈坠鞭于地，候其从者，敕取之，累眄于娃^⑮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辞而去。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

熟者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李氏宅也^{①⑥}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贍，前与通之者，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，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，何惜！”

他日，乃洁其衣服，盛宾从而往。扣其门，俄有侍儿启扃。生曰：“此谁之第耶？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郎也。”娃大悦曰：“尔姑止之，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，私喜。乃引至萧墙间^{①⑦}，见一姥垂白上僂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^{①⑧}，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^{①⑨}？”延生于迟宾之馆^{②①}，馆宇甚丽。与生偶坐，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技艺薄劣，欣见宾客，愿将见之。”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冶。生遂惊起，莫敢仰视。与之拜毕，叙寒燠^{②②}，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

久之日暮，鼓声四动^{②③}。姥访其居远近。生给之曰：“在延平门外数里^{②④}。”冀其远而见留也。姥曰：“鼓已发矣，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幸接欢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辽阔，城内又无亲戚，将若之何？”娃曰：“不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目姥，姥曰：“唯唯。”生乃召其家僮，持双缣^{②⑤}，请以备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“宾主之仪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费，愿以贫窶之家^{②⑥}，随其粗粝以进之。其余以俟他辰。”固辞，终不许。俄徙坐西堂，帷幕帘榻，焕然夺目；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饌，品味甚盛。撤饌，姥起。生娃谈话方切，诙谐调笑，无所不至。生曰：“前偶过卿门，遇卿适在屏间。厥后心常勤念，虽寝与食，未尝或舍。”娃答曰：“我心亦如之。”生曰：“今之来，非直求居而已，愿偿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。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！”生遂下阶，拜而谢之曰：“愿以己为厮养^{②⑦}。”姥遂目之

为郎^⑦，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徙其囊橐，因家于李之第。自是生屏迹戢身^⑧，不复与亲知相闻，日会倡优侪类，狎戏游宴。囊中尽空，乃鬻骏乘及其家僮。岁余，资财仆马荡然。迩来姥意渐怠，娃情弥笃。

他日，娃谓生曰：“与郎相知一年，尚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^⑨，报应如响，将致荐酹求之，可乎？”生不知其计，大喜。乃质衣于肆^⑩，以备牢醴^⑪，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，信宿而返。策驴而后，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，将憩而觐之，可乎？”生如其言，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见一车门^⑫。窥其际，甚弘敞。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：“至矣。”生下，适有一人出访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李娃也。”乃入告。俄有一姬至，年可四十余，与生相迎曰：“吾甥来否？”娃下车，姬逆访之曰：“何久疏绝？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既见，遂偕入西戟门偏院^⑬。中有山亭，竹树葱茜，池榭幽绝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第耶？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俄献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顷，有一人控大宛^⑭，汗流驰至曰：“姥遇暴疾颇甚，殆不识人，宜速归。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乱矣，某骑而前去，当令返乘，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之，其姨与侍儿偶语，以手挥之，令生止于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殁矣，当与某议丧事，以济其急，奈何遽相随而去？”乃止，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^⑮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言曰：“无复命，何也？郎骤往觐之^⑯，某当继至。”生遂往，至旧宅，门扃钥甚密，以泥缄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人。邻人曰：“李本税此而居，约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而且再宿矣^⑰。”征徙何处，曰：“不详其所。”生将驰赴宣阳，以诘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计程不能达。乃弛其装服，质馕而食，赁榻而寝，生恚怒方甚，自昏达旦，目不交睫。质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连扣其扉，食顷无人应。生大呼数四，有宦者徐出。生遽访之：“姨氏在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”访其谁氏之第，曰：“此崔尚书宅。

昨者有一人税此院，云迟中表之远至者，未暮去矣。”生惶惑发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访布政旧邸。邸主哀而进膳。生怨懣，绝食三日，遘疾甚笃，旬余愈甚。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于凶肆之中^⑧。绵缀移时，合肆之人，共伤叹而互饲之。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执纛帷^⑨，获其直以自给。

累月，渐复壮，每听其哀歌^⑩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归则效之。生聪敏者也，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

初，二肆之佣凶器者，互争胜负。其东肆车輿皆奇丽，殆不敌，唯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知生妙绝，乃醵钱二万索顾焉^⑪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声，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，以较优劣。不胜者，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馔之用，可乎？”二肆许诺，乃邀立符契^⑫，署以保证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于是里胥告于贼曹^⑬，贼曹闻于京尹^⑭。四方之士，尽赴趋焉，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举輦輿威仪之具，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。乃置层榻于南隅，有长髯者，拥铎而进，翊卫数人，于是奋髯扬眉，扼腕顿颡而登^⑮，乃歌《白马》之词^⑯。恃其夙胜，顾眄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之，自以为独步一时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顷，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翣而至^⑰，即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。乃歌《薤露》之章^⑱，举声清越，响振林木。曲度未终，闻者歔歔掩泣^⑲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，密置所输之直于前，乃潜遁焉。四座愕眙^⑳，莫之测也^㉑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岁一至阙下，谓之入计。时也，适遇生之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章，窃往观焉。有老竖^㉒，即生乳母媼也，见生之举措辞气，将认之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。生父惊而诘之，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”父

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？”言讫，亦泣。及归，竖间驰往，访于同党曰：“向歌者谁，若斯之妙欤？”皆曰：“某氏之子。”征其名，且易之矣，竖凛然大惊。徐往，迫而察之。生见竖，色动回翔，将匿于众中。竖遂持其袂曰：“岂非某乎？”相持而泣，遂载以归。至其室，父责曰：“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门，何施面目，复相见也？”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园东^③，去其衣服，以马鞭鞭之数百。生不胜其苦而毙，父弃之而去。其师命相狎昵者，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。令二人赍苇席瘞焉^④。至，则心下微温，举之，良久，气稍通。因共荷而归，以苇筒灌勺饮，经宿乃活。月余，手足不能自举，其楚挞之处皆溃烂，秽甚。同辈患之，一夕，弃于道周。行路咸伤之，往往投其余食，得以充肠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，裘有百结，褴褛如悬鹑^⑤。持一破瓿，巡于闾里，以乞食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于粪壤窟室，昼则周游廛肆。

一旦大雪，生为冻馁所驱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声甚苦。闻见者莫不凄恻。时雪方甚，人家外户多不发。至安邑东门^⑥，循里垣，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连声疾呼：“饥冻之甚！”音响凄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阁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”连步而出。见生枯瘠疥厉^⑦，殆非人状。娃意感焉，乃谓曰：“岂非某郎也？”生愤懣绝倒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前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。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”绝而复苏。姥大骇，奔至曰：“何也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当逐之。奈何令至此？”娃敛容却睇曰：“不然。此良家子也^⑧。当昔驱高车，持金装，至某之室，不逾期而荡尽。且互设诡计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行。令其矢志，不得齿于人伦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。又困蹙若此^⑨。天下之人，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，祸将及矣。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

祐，无自貽其殃也。某为姥子，迄今有二十岁矣。计其贐，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余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，当与此子别卜所诣。所诣非遥，晨昏得以温清^⑥，某愿足矣。”姥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许之。给姥之余，有百金。北隅四五家，税一隙院。乃与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为汤粥通其肠，次以酥乳润其脏。旬余，方荐水陆之饌。头巾履袜，皆取珍异者衣之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。卒岁，平愈如初。

异时，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志已壮矣。渊思寂虑，默想曩昔之艺业，可温习乎？”生思之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而从。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^⑦，令生拣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^⑧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谕之缀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，海内文籍，莫不该览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试艺矣。”娃曰：“未也。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战。”更一年，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遂一上登甲科^⑨，声振礼闱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敬羨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，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秽迹鄙，不侔于他士。当礉淬利器^⑩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连衡多士^⑪，争霸群英。”生由是益自勤苦，声价弥甚。

其年遇大比^⑫，诏征四方之隽。生应直言极谏科^⑬，名策第一，授成都府参军^⑭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将之官，娃谓生曰：“今之复子本躯，某不相负也。愿以残年，归养老姥。君当结媛鼎族，以奉蒸尝^⑮。中外婚媾，无自黷也。勉思自爱，某从此去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子若弃我，当自刭以就死。”娃固辞不从，生勤请弥恳。娃曰：“送子涉江，至于剑门^⑯，当令我回。”生许诺。月余，至剑门。未及发而除书至^⑰，生父由常州诏入，拜成都尹，兼剑南采访使。浹辰^⑱，父到。生因投刺，谒于邮亭。父不敢认，见其祖父官讳^⑲，方大惊，命登阶，抚背恸哭移时。

曰：“吾与尔父子如初。”因诘其由，具陈其本末。大奇之，诘娃安在。曰：“送某至此，当令复还。”父曰：“不可。”翌日，命驾与生先之成都，留娃于剑门，筑别馆以处之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备六礼以迎之，遂如秦晋之偶^④。娃既备礼，岁时伏腊，妇道甚修，治家严整，极为亲所眷尚。后数岁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甚至。有灵芝产于倚庐^⑤，一穗三秀，本道上闻。又有白燕数十^⑥，巢其层甍。天子异之，宠锡加等。终制，累迁清显之任。十年间，至数郡。娃封汧国夫人。有四子，皆为大官，其卑者犹为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门，内外隆盛，莫之与京。

嗟乎，倡荡之姬，节行如是，虽古先烈女，不能逾也。焉得不为之叹息哉！

予伯祖尝牧晋州^⑦，转户部，为水陆运使^⑧，三任皆与生为代，故谙详其事。贞元中^⑨，予与陇西公佐，话妇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国之事。公佐拊掌竦听，命予为传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时乙亥岁秋八月^⑩，太原白行简云。

〔注释〕

①汧国夫人：汧（qiān），指汧阳，唐代汧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千阳县。国夫人，一品官的母亲和妻子才能封为国夫人。唐代在封号前都加上地名，但并不到那里去落籍和收税。娃：北方对美丽少女的称呼。②监察御史：隋唐官名，负责纠察百官和巡视州县。③天宝：唐玄宗年号（742—755）。

④常州刺史：常州，今江苏武进县。刺史，州的长官。茱（xíng）阳：今河南茱阳县。茱阳郑氏，是唐代五大姓之一。

⑤知命之年：五十岁。⑥弱冠：古时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。⑦上第：科举及第，考中。如指掌：像翻转手掌那样轻易。⑧毗（pí）陵：隋代郡名，唐代改称晋陵郡，或称常州，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。⑨布政里：长安街坊名。

- ⑩平康：长安街坊名，唐代妓女聚居的地方。 ⑪鸣珂曲：长安街坊名。 曲：小巷。 ⑫邃（suì）：深远。 ⑬阖（hé）：关闭。 扉：门。 ⑭骖（cān）：原指一车驾三马，旁边的叫骖。今指马。 ⑮眄（miàn）：斜着眼看。 ⑯狭邪女：即妓女。旧时称娼妓家为“狭斜”，亦作“狭邪”。 ⑰萧墙：大门里的照壁。 ⑱税：租赁。 ⑲直：通“值”。租钱。 ⑳迟宾之馆：招待客人的房间，即客厅。 ㉑寒燠（yù）：冷暖，问候话。 ㉒鼓声四动：表示夜禁开始。顺天门先击鼓四百槌，击罢闭门。再击六百槌，坊与坊之间的门关闭，不能通行。 ㉓延平门外：平康里在东城，延平门是西城门，距离很远。 ㉔双缣（jiān）：双丝织成的细绢。 ㉕窶（jù）：贫穷。 ㉖厮养：奴仆。指烧火、养马一类的杂役。
- ㉗目之为郎：妇称丈夫叫郎。这里是姥姥照女儿的称呼。
- ㉘屏迹戢（jí）身：匿迹藏身，闭门深居。戢，藏。 ㉙竹林神：当时长安人很迷信的一位神，唐文中屡见。 ㉚质：抵押，典当。 ㉛牢醴（lǐ）：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和甜酒。 ㉜车门：可容车马通行的宽大的宅门。 ㉝西戟门：西边悬挂着木戟的门。唐代规定高官可私门立戟，以示尊显。 ㉞大宛：汉时西域国名，产良马，故后世常以大宛代称好马。 ㉟凶仪：丧葬礼仪。这句话是说，一块商量丧葬祭礼等费用。
- ㊱覘（chān）：偷偷地看。 ㊲再宿：两天。 ㊳凶肆：殡仪铺子。 ㊴纛帷：灵帐。 ㊵哀歌：出丧时唱的挽歌。
- ㊶釁（jù）：凑，聚集（指钱）。 ㊷符契：凭证。
- ㊸贼曹：捕贼盗的衙役。 ㊹京尹：即京兆尹。唐时设京兆府，管辖首都长安和附近十二县。京兆尹即府长官。 ㊺扼腕：一手握住另一手的手腕。是一种激奋的表情。这里表示得意。有时表示失意。 顿颡（sǎng）：点头示意。颡，前额。
- ㊻《白马》之词：《白马歌》。古代祭奠的乐曲。 ㊼翬

(shà): 古代殡车棺旁的装饰。 ④⑧《薤(xiè)露》之章: 古时送葬的乐曲。意思是人生像薤叶上的露水, 很快就会消失。

④⑨歔歔(xū xī): 哭泣时抽噎(yē)。 ⑤⑩愕眙(yí):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 ⑤⑪莫之测: 没有谁能预料到。 ⑤⑫竖: 旧时称仆人。 ⑤⑬曲江: 池名, 位处长安东南。唐时著名的游览胜地。 杏园: 曲江西南方的一处名胜。 ⑤⑭瘞(yì): 埋葬。

⑤⑮悬鹑(chún): 鹑鸟秃尾。悬鹑, 即倒挂的鹑, 用以指代破烂的衣服。 ⑤⑯安邑: 长安街坊名。 ⑤⑰疥厉: 身上长满疮癣等皮肤病。厉, (古) 又同癞(lài)。 ⑤⑱良家子: 清白人家的儿女。 ⑤⑲困蹶(zhì): 困顿, 潦倒。 ⑥⑰温清(qīng): 冬温夏清的略语。温, 谓温被使暖; 清, 谓扇席使凉。温、清之行均为古代子女奉养父母之道。 ⑥⑱旗亭: 古代的市楼。唐代在此早晚击鼓敲锣指挥集市的集散。 坟典之肆: 书铺。坟典, 三坟、五典的略称, 都已失传。这里泛指古书。

⑥⑲矻矻(kū): 形容努力、勤劳。 ⑥⑳甲科: 唐代科举制度, 进士分甲、乙两科, 明经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科。甲科最高最难, 考取甲科后, 所授官品可以高些。 ⑥㉑砉(lóng)淬(cuì)利器: 磨炼本领。砉, 用石器磨东西; 淬, 把铁器烧红了蘸一下水, 使其坚刚。 ⑥㉒连衡: 战国时, 张仪游说六国联合起来服从秦国, 叫连衡。这里是结交的意思。 ⑥㉓大比: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。 ⑥㉔直言极谏科: 唐代制科考试中的一门, 以直率的语言向朝廷提出批评和建议。制科是由皇帝特命举行的考试, 已考取了进士、明经的人也可参加, 录取的人可立即授官。 ⑥㉕成都府: 今四川省成都市一带。 参军: 辅佐府君的官吏, 为重要幕僚。 ⑥㉖奉蒸尝: 主持祭祀的意思。这是古代主妇的重要职责。蒸, 冬天的祭礼。尝, 秋天的祭礼。

⑦⑰剑门: 唐县名, 位于今四川省剑阁县北。为出入成都的要道。

⑦⑱除书: 朝廷任命和调动官吏的文书。除, 授职、拜官。

⑦② 浹辰：浹，一周。辰，自子到亥十二辰，即十二天。

⑦③ 见其祖父官讳：古代，下属初次谒见长官，要在名帖上写明自己的履历和祖宗三代的官职姓名。

⑦④ 秦晋：春秋时秦国、晋国的公室经常通婚，后来就以“秦晋”作为联姻的代词。

⑦⑤ 灵芝：芝，菌类植物。其中赤色的称为“灵芝”。古人以为是仙草和瑞草。 倚庐：守丧住的草庐。古代规定盖在东墙下，向北开门，用草作屏障，不涂泥，也没有门上的横梁和柱子。

⑦⑥ 白燕：象征祥瑞的鸟。 ⑦⑦ 牧晋州：做晋州刺史。晋州，今山西临汾县一带。

⑦⑧ 水陆运使：管理洛阳、长安之间粮米运输事务。 ⑦⑨ 贞元：唐德宗李适（kuò）的年号（785—804）。

⑧⑩ 乙亥：唐德宗贞元十一年（795）。

〔说明〕

本篇虽然写的是士子与妓女的爱情婚姻故事，但不是像《霍小玉传》那样的离弃悲剧，而是团圆的喜剧。男女主人公经历千辛万苦，最终因其能与门阀制度实现妥协，才得到了美满结局。作品比较广泛地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，也反映了市井小民的社会理想。

由于作品取材于民间说话《一枝花》，因而具有通过情节发展刻画人物、展示环境的民间艺术特色。院遇、计逐、鞭弃、护读、登科、团圆，峰回路转，跌宕起伏。李娃的狡黠老练、善良忠贞，郑生的聪敏单纯、淳厚多情，都是在具体情节的描述中展现的。同时，又不乏场面的描写、细节的刻画、气氛的渲染，极富生活气息。

元杂剧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《郑元和风雪打瓦罐》，明传奇《绣襦记》等，都是据此改编的。

〔辨析〕

古今都有读者对李娃的形象有微辞。《情史·李益》篇末附长卿语曰：“弃郑生以他徙也，娃实与谋。迨乞食且死，而娃始回心，不亦晚乎！”当代更有些评论者，竟说“作者企图以李娃为范例宣扬被欺侮的下层人民应该归依统治阶级，充当奴才。”这些看法都缺乏对作品情节与人物全面、深入、辩证的把握与分析。

应该说，作品最后的喜剧结局缺乏生活基础，既不符合郑父的性格，也违背李娃的初衷，是个赘疣。不过，这种由悲入欢、由离转合的写法不但是唐传奇作品，也是多数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常式，反映了东方民族文化的审美追求。对于计逐一节，应具体分析。首先，李娃是被动的，屈从鸨母压力不得不为。其次，出于妓女的身份，她与郑生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没那么纯洁，而存在趋利成分。这样写恰恰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，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当时社会妓女制度的罪恶。从后来郑生登科，李娃坚决要求“愿以残年，归养老姥”的表现看，说明她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郑生是难以长久“相谐”的，与其最终分手不如忍痛割爱。直到后来见口不能言的郑生潦倒街头时，才悔恨交加，“前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”，以多年积资赎身，勤俭护读，把郑生引上成功之路，充分展示了她的美好心灵。

三 梦 记

人之梦，异于常者有之，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，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，或两梦相通者。

天后时^①，刘幽求为朝邑丞^②。常奉使，夜归。未及家十余